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跨文化批判與中國現代性之哲學反思〉一文之回應

A Response to "Transcultural Critique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Chinese Modernity"

doi:10.6752/JCS.200903_(8).0005

文化研究, (8), 2009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8), 2009

作者/Author: 譚家哲(Ka-Git Tam)

頁數/Page: 148-15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09/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903_\(8\).0005](http://dx.doi.org/10.6752/JCS.200903_(8).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批評與回應 《文化研究》第八期（2009年春季）：148-151

〈跨文化批判與中國現代性之哲學反思〉一文之回應 A Response to “Transcultural Critique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Chinese Modernity”

譚家哲

Ka-Git Tam

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跨文化批判與中國現代性之哲學反思〉一文主要分為兩部分：一為對當代西方在跨文化致力上作觀察與評論（文中之一、二兩節），另一則為對當代新儒家跨文化努力之反省（文中三至六四節）。有關第一部分第一節中，「批判理論究竟瞭解多少中國、中國的傳統文化，甚至中國現代思想？所知微乎其微。」筆者認為這觀察與評語是正確的。而在第二節中，對於連(François Jullien)之低貶當代漢語思想之評論亦正確。于連之語，說當代漢語思想只重複西方哲學術語，不只是忽視當代漢語思想而已，其自身實仍只是以西方哲學術語觀中國思想而已，其評語無甚意義。作者於此提出以「間文化(intercultural)與跨文化的(transcultural)方式來面對現代問題」，是更為客觀與中肯的意見。面對現代性問題，是應去歐洲中心主義而回顧各種文化歷史傳統之真實與意義的。作者認為：「西方概念的使用，並非讓中國典籍無法閱讀或無趣，反而透過這些概念的使用，學者能切入現代性與中國古典文本的關係問題。更進一步來說，藉此可反思『中國現代性』的知識脈動，並理解其普遍訴求的性質。經由現代中國的迂迴乃浮現：此迂迴不僅提供中國古典文獻另一詮釋進路，也附帶重新面對歐洲哲學，並開顯其跨文化潛力的可能性。」是可肯定

的。雖然如此，在類同文化反省之議題中，除一文化對其他文化之認知與評論外，亦有一文化對自身之反省。若西方至今仍未有對其他文化認真而誠懇的認識，仍未能去自身之自大與優越性，最低限度，在西方當代的一些思想家中，確實已做到對自身文化其不是之反省，而像這樣的反省，是中國或任何東方文化仍未做到的：既未能真實地面對自身之是與非，更未能真實地面對人類存在問題。因作者只著眼於跨文化之現象，故隱而沒有提及文化對自身反省對跨文化所有之間接意義。對當代西方在跨文化之致力中，若能亦包含當代西方批判理論本身之跨文化意義，如此才算作公允。

至於中國在跨文化中之努力，作者主要以新儒家為代表，討論因而亦集中於此。作者自本文之第三節起，至本文之結論，其核心見解，簡言之，即透過新儒家宣言，說明：「無論新儒家的趨向多麼保守或唯心，但在跨文化方面卻比現有歐洲批判理論更為激進。」若在本文中所藉以說明的新儒家，乃從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和張君勱等在香港共同發表之〈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而言，¹若假定作者所謂「新儒家」即指這幾人及其後繼者，那麼，筆者仍認為，文中之結論，非必如作者所言那麼肯定，有三點需要仔細斟酌。

一、新儒家只以宋明理學為立論基礎，嚴格言，完全忽略了中國先秦經學之正統儒學思想，亦沒有重新探索此經學傳統而立論，因而至今之成果，未能算作真正銜接中國古代傳統。之所以如此，因在這些新儒家於接觸西方哲學時，在未能真實地（深入地及全面地）掌握西方思想之際，始有被西方哲學中主體義之超越性（特別是康德及黑格爾）所震懾，致使力圖對等地從中國傳統找類同超越性之可能，把全部重心定在宋明理學上，而更掩蔽了儒學正統思想。西方哲學史在德國觀念論出現前，從西方思想內部言，雖未必與基督教有關，但表面看時，確實均以基督教為背景。從中國這外來角度看時，更似如此。因而新儒家以為在康德前之西方哲學，都只環繞基督教之上帝立論，而德國觀念論始擺脫這一歷史或民族偶然性，提供一哲學思想跨

1 文中亦特別針對牟宗三而立論。

民族性之可能。新儒家因本非從西方傳統之內理解哲學，又未能正視黑格爾後從西方思想內部明白德國觀念論之問題，²始有獨尊康德、黑格爾即為全部哲學，並以為主體性與內在超越性即為唯一真理方向，既脫離西方哲學之思想脈絡，亦不知世界現代性之發展方向，在如此誤解下始有所謂新儒家。有關至今所謂之新儒家，我們是否就能那麼樂觀，以為其視野既涵蓋中國（正統）傳統，³亦能在相當程度明白西方哲學傳統，這是極為可疑的。目前中國學者之水平，未見幾人能真正明白西方思想之真實，或明白西方思想傳統者，因而實仍如同批判理論那樣，未能於跨文化中而見優越性。作者指出，「無論從康德對形上學的批判，或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霍克海默由此展開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的區別）來看，新儒家宣言中有關文化民族主義、唯心論、形上學、及宗教的意味都顯得可疑。」若作者對此確言有可疑，那為何仍認為新儒家在跨文化反省方面已達到若干成就？

二、作者似只從文化現象考慮，但構成歷史性的，非只是一時代之現象可致，而仍必須有相當真實性或甚至真理性始可能，無論這「真理性」是從思想層面，抑或是真實地針對現實生活層面。就算是批判理論等當代思潮，仍始終是扣緊思維上及現實上之真實性的。作者雖然多次指出，新儒家在理論上之趨向多麼保守與唯心，但從不質疑其思想之不真實性，亦不因如此不真實性而評價其是否能在歷史中產生真實的影響與作用。這似有高估新儒家作為文化現象之價值。表面上其跨文化性似較當代西方思想為優，但從歷史之真實性言，終未必如是。歷史之前進，甚至可能非從跨文化達致，而是從思想之是否占統治地位或是否有真實性而致，這點不可不察。

三、因作者只從〈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之新儒家立論，作者是否忽略其他與此新儒家立場不同之儒學或非儒學其在跨文化中所可能有之更大真實性與貢獻？如〈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中之新儒家，除

2 一方面由於中國共產主義經驗而忽略馬克思在現代思想中之重要性，另一方面亦由於當代西方思想嚴格言只是七十年代後之事，未為這些新儒家及其後繼者所能接觸與明白。

3 以為能明白中國文化與思想之本性與本質。

了對宋明及佛學有所討論外，非如作者所以為，對中國古典文獻有所更進之詮釋。

作為總結，本文最大之問題，在於作者只從文化現象切入，而非從思想及其真實性切入，因而無視於在文化現象中所有之偶然性與真實性之分，亦高估了一些偶然隨意之現象而低估了理論真實性在人類歷史與作為中之必然性與重要性，這是本文最大之缺憾。作者本身除了主張外，亦無確切具體地說明新儒家如何達到跨文化之真實。因新儒家所顯示的，非中國文化正統經學之傳統與精神⁴，又非對西方思想與文化傳統之真實認知⁵。新儒家確實似同時關注中西哲學，但這樣的關注，只能算是極表面的，不能視為一具有深度的跨文化思想。假若對當代西方思想及對批判理論而言，西方理性傳統必須被跨越，而新儒家對此毫無知覺，這與歷史前進將背道而馳，既沒有跟上西方之反省，亦沒有真實切實地明白人類問題⁶。以為能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以為能吸收西方之成就作為中國文化之轉化，這實是不明中西文化巨大之差異的。

4 如宇宙生生之源或心與宇宙之合一等思想，均只宋明理學所有，非先秦經學思想所啓示之中國文化本質。

5 如對科學、民主思想等盲目肯定，仍只能算是一種思想上之幼稚，非於科學傳統與政治傳統中有所深思者。

6 這後者在先秦儒學中反而早已深切體會及明白。